



外国文学经典·名家名译（全译本）

欧也妮·葛朗台

[法] 巴尔扎克 著 罗国林 译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外国文学经典·名家名译(全译本)

欧也妮·葛朗台

[法] 巴尔扎克 著 罗国林 译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欧也妮·葛朗台 / (法) 巴尔扎克著; 罗国林译. —西安: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, 2015. 5

ISBN 978-7-5605-7359-5

I. ①欧… II. ①巴…②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1248 号

书 名 欧也妮·葛朗台

责任编辑 冯文艳 荣 西

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)

网 址 <http://www.xjtupress.com>

电 话 (029) 82668357 82667874 (发行中心)

(029) 82668315 (总编办)

传 真 (029) 82668280

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mm × 960mm 1/16 印张 10 字数 140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05-7359-5 / I · 167

定 价 17.0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、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、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译者序

巴尔扎克《人间喜剧》的创作时间大致是 1829 年至 1848 年。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和《高老头》这两篇作品同是《人间喜剧》第一创作阶段（1829 年至 1835 年）的代表作。

巴尔扎克 1833 年 6 月动手写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。他在给他妹妹的一封信里提到过这个日期。在动手写作两个月后，8 月 9 日，他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说：“本月底会有一篇‘外省生活场景’发表，类似《独身者》（即《图尔的本堂神甫》，1832 年出版），题为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。请购连续三期《欧罗巴文学》。”果然，9 月 19 日的《欧罗巴文学》开始刊载这篇小说。可惜的是这个刊物随后就停刊了，没有能够继续刊载这篇小说，作者也没有再拿到其他杂志上去发表。小说完稿的日期是 1833 年 12 月 24 日，这是巴尔扎克手稿的最后一页末尾所写的日期。就在 12 月，出版商贝歇夫人将小说全文出版。当时巴尔扎克与贝歇夫人签有合同，以《十九世纪风俗研究》的总题目，出版他所创作的全部作品。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是作为“外省生活场景”第一卷出版的。1839 年，由出版商夏尔邦蒂埃出版了这篇作品的单行本。后来，巴尔扎克将全部作品交给福尔纳·赫泽尔和杜博歇，结集为十六卷《人间喜剧》出版，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仍列为“外省生活场景”第一卷，于 1843 年第三次出版。

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是巴尔扎克最著名的作品。然而，它的创作并没有在巴尔扎克思想上留下很长的一条航迹。他写作《乡村医生》或《路易·朗贝尔》等作品，都要花上数十月时间酝酿构思，写作过程中反反复复，推翻重来的情况时有发生，再三修改更不在话下，真可谓呕心沥血。相反，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仿佛是信手拈来，写得十分顺畅，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，甚至没有激发作者高度兴奋的热情。只是在成功地描写了欧也妮的爱情，又联想到自己与那位美丽的波兰伯爵

夫人即韩斯卡夫人的爱情时，巴尔扎克为自己的这篇新作感到自豪。他在给韩斯卡夫人的第一封信里告诉她，这是一篇没有多大抱负的中篇小说，可算作《图尔的本堂神甫》的姐妹篇，一个有趣的外省故事，容易写，也容易销。当然不能与《乡村医生》相提并论，那是他自己心目中的杰作。然而，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问世后，批评家们都毫无保留地高度赞赏，认为这才是巴尔扎克的杰作。甚至每当作者的一篇新作出版，他们都要以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作为参考加以评论，以至于巴尔扎克十分恼火，认为这种偏爱实际上等于对他的其他作品的批评。

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的故事发生在法国西部的索莫城，该城的首富即吝啬精明的葛朗台，有一位天真美丽的女儿，名叫欧也妮。城里有影响的两个家族——银行世家格拉珊和神甫、公证人世家克吕绍，明争暗斗，竞相巴结，都想为各自的公子把这个富甲一方的女继承人娶到手。可是，欧也妮却爱上了堂弟夏尔。夏尔因父亲破产，从巴黎流落到她家。为了资助身无分文的夏尔赴印度闯出一条生路，欧也妮把每年生日收到的金币私下里全部给了他。后来事情败露，爱财如命的葛朗台把女儿监禁起来，胆小而贤淑的葛朗台太太吓得一病不起，不久就离开了人世。1827年，吝啬鬼葛朗台也归了天，留下一千九百万家产，富比王后的欧也妮受到追求者彭峰及其支持者的包围与奉承，而她却一心等待夏尔。这时，夏尔在印度靠贩卖人口等不正当手段发了横财，但他一心攀附权贵，早把曾海誓山盟的欧也妮忘到脑后。他返回巴黎后立即写信给欧也妮毁约，与一位贵族小姐结婚。欧也妮与彭峰形式上结为夫妻，但三十三岁便成了寡妇。于是，又有人包围这个有钱的寡妇，就像过去彭峰他们一样。

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是区区一部中篇小说，为何在巴尔扎克卷帙浩繁的作品中成为最引人注目之作？原因不外乎两方面：一方面，小说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时代；另一方面，作品塑造了几个有血有肉、真实可信的人物，而且主要人物的塑造体现了独特的美学价值。

巴尔扎克说“小说是时代的镜子”。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真实地反映了1789年大革命后至19世纪20—30年代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个时代、那段历史。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之时，葛朗台只不过是一个箍桶匠，经过几十年的拼搏和竞争，成为大葡萄园主和大资本家，去世

时留下了近两千万法郎的家产。可不要小看了这两千万，要是在今天，葛朗台少说也是一个亿万富翁了。事实上，葛朗台成了大资产阶级的一员，在巴黎法兰西银行的全国富豪统计榜上占有一席之地。作者在“后记”里说，法国每个省都有各自的葛朗台。也就是说，索莫城的葛朗台从箍桶匠跻身于大资本家行列的发展史，并非个别的、孤立的现象，而是有广泛的代表性。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和那个时代的法国历史。小说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为我们了解和研究那个时代的特征和那段历史，提供了一本生动而深刻的教科书。这方面恕不多费笔墨。

小说里的人物，如葛朗台、欧也妮、葛朗台太太、女仆娜依以及夏尔，都写得颇有特色，具有典型意义。这里，仅集中对两个主要人物葛朗台父女进行一些探讨。

关于葛朗台这个人物，过去有许多研究者做了大量工作去寻找他的原型，也有不少研究者将他与莫里哀笔下的吝啬人阿巴贡进行比较。但是，这两部分人的工作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。因为葛朗台这个典型人物虽源于现实生活，但并非源于某一个原型人物，而他的本质特征并不是阿巴贡那样一个守财奴。实际上，巴尔扎克感兴趣的，并不是某个财主、资本家或银行家爱财如命的吝啬，而是他们从普通的条件出发，甚至白手起家，创造了数百万、上千万财富，拥有庞大产业这种历史现象。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土财主，而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，善于把握机遇，逐渐发起来的大资本家。巴尔扎克这部作品的深刻就在于，不是重复塑造传统的吝啬人形象，而是赋予吝啬人新的时代特质，把他塑造成理解和把握了时代的创业者。葛朗台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建立、增加、扩大他的家业的。在共和政府时期，当局拍卖教会产业，葛朗台用金钱贿赂拍卖监督官，贱价买到了当地最好的几块葡萄园、一座修道院和几块分租田，奠定了他发家的基础。在当地除了他，谁有胆量敢这么做？有了产业作后盾，他登上政治舞台，当了官，利用职务之便，进一步发家致富，十几年间便成了当地的首富，拥有家业数百万。1811年趁帝国倒台之机，他把全年的收成全部储存起来，囤积居奇，待价而沽，结果又大赚了一笔。复辟时期，他以每股八十法郎的价钱大买公债，待到短暂的繁荣结束，便以每股一百一十五法郎全部抛售出去，

终于使自己成了声名远播的大资本家。而当时普通的法国人，对买卖公债这类投机事业还不屑一顾，甚至另眼相看呢。表面看上去，葛朗台像一个死抱住钱袋子不放的土财主，实际上，他是一个很会做投机买卖的商人。市场上酒缺货时，他总是有大量酒供应；酒桶紧俏时，他总有许多酒桶出售；板材需求旺盛他有板材，小麦供不应求他有小麦。为了牟利，他甚至不惜背信弃义，鼓动当地大小葡萄园主把酒压着不卖，而自己偷偷找外国酒商，高价成交。这就是葛朗台的发家史。当时，在法国有不止一个葛朗台，正如作者所言，每个省都有各自的葛朗台。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？不就是随着全国各地的葛朗台们发家而发展起来的吗？

毋庸讳言，在葛朗台的时代，资本主义的发展尚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积累的阶段，所以，他的发家致富明显带有资本原始积累的特点：不择手段，不讲信义，唯利是图，暴露出凶残贪婪的本质。正因为这样，巴尔扎克对葛朗台这个人物抱着批判的态度。他笔下的葛朗台像饿虎，像巨蟒，躺着，趴着，长时间窥伺着捕猎对象，然后猛扑上去，张开血盆大口般的钱袋子，往里面装金子。索莫城里几乎人人都感受过被他的利爪抓伤的滋味。这种描写入木三分，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。我们阅读这部作品，分析研究葛朗台这个人物，的确不应该放弃批判的态度，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记住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，葛朗台是成功者。这样，我们就不仅从阶级分析的角度，而且从历史观察的角度，把握住了葛朗台这个人物的内在本质。

据考证，欧也妮这个人物倒是真有一个原型，是一个名叫玛丽亚·达米诺瓦的年轻女子。这女子在 1833 年是巴尔扎克的情妇，与巴尔扎克生了一个女儿。这就是巴尔扎克在这本书前面的题词里把它献给玛丽亚的原因。

欧也妮和她母亲葛朗台太太一样，是作者着力歌颂的人物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两个人物远没有葛朗台那样深刻，甚至没有女仆娜依那样丰满生动。尤其当作者试图用宗教信仰对她们加以颂扬时，更显得苍白无力。但是，欧也妮这个人物还是有深刻内涵的，这主要体现在她的爱情上。

欧也妮的爱情是她所处的生活环境必然的、合乎逻辑的发展。请

回想一下那冷清刻板，见不到事物变化，甚至见不到新面孔的生活吧。每天从上午开始，母女俩就坐在堂屋的窗前做活儿。从欧也妮十二岁起就是这样，每天都坐在这里度过，每天都没有任何事情发生，窗外总是在固定的时刻经过同样的“哑角”：铁商、绳子商、盐商、邻里、女仆等等。每个礼拜去做一次弥撒，每天晚上总是罗多游戏。这种无声无息、与世隔绝、死气沉沉的生活，对于一个青春妙龄的姑娘来讲，该是多么难耐难挨，哪怕她生下来就习惯了这种生活。因此，某一天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堂弟，爱情就发生了。这表面看上去不无浪漫，实际上是必然的、注定的。在这冷冰冰的环境里，在这荒漠里，任何人的声音，人的动作，人的面孔，都必然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池塘，在欧也妮心里激起爱的波澜。如果没有堂弟出现，她会爱上格拉珊家的公子。在她那颗处女的心里爆发的爱情，发展得那样快，燃烧着一切，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。这种特别动人的情形，巴尔扎克归结于一种现象，即念头的力量——唯一一种念头，唯一一种感情的力量支配的结果。

堂弟走了。为了他，欧也妮被父亲监禁而决不屈服，她无视父亲的惩罚和诅咒，盼望着，等待着。父亲去世后，她在巨额财富的重压下，在葛朗台公馆的礼俗束缚下，继续盼望和等待。那种唯一的感情，那种充斥她整个生命的感情，支配着她的思想、行为和对未婚夫的忠贞。顺便提一句，这种盼望和等待，正像巴尔扎克盼望和等待他那位美丽的波兰女士韩斯卡夫人一样。

作品里着重点明了：吝啬鬼葛朗台和一切野心家一样，是执着于一念的人。观赏、把玩和占有黄金，便是葛朗台最大的爱好。因此读者多半会认为，只有葛朗台是执着于一念的人。其实错了。前面的叙述说明，葛朗台的女儿欧也妮也是执着于一念的人，也是唯一的念头、任何力量都克服不了的唯一念头的牺牲品。这念头在她身上体现为对爱情的忠实和对往事的回忆。这念头与她父亲对黄金的迷恋一样，是很专制的。父女两个人有着同样的秉性，同样的活力，同样的无知，同样的本能，在生活中都执着于一念。所以，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并非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吝啬人的故事，而是欧也妮·葛朗台的故事，即占据一生一世的一种情感的故事。

欧也妮在空虚寂寞中等待和盼望夏尔，她是在一种没有任何变故的浪漫恋爱故事中盼望和等待。事实上，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最显著的特点，也就是这篇小说没有变故。故事一开始，堂弟的到达以及欧也妮与他定情，似乎算得上一点变故。而后堂弟走了，岁月蹉跎，生活还是老样子，欧也妮积蓄的金币没有了，父亲大发雷霆，但很快复归平静，尽管她遭到幽禁。时光流逝，母亲去世，父亲归天，只剩下她孤单一人，守着巨大的产业，在孤寂中等待着。生活始终是同样的节奏，日复一日，时光荏苒，没有任何变化。每晚同样的聚会，同样的面孔，同样的内容。整个葛朗台公馆还是按照葛朗台生前所立的规矩在运转。即使有重大变故，也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缓缓流逝的时间里。譬如葛朗台本人的去世，只不过是时间流逝中一个几乎觉察不到的微波。突然，有一天得到了回音，堂弟已经回国，就要与另一个女人结婚，但这并没有给这里带来什么变化。整个故事，从头至尾几乎只有一个画面，一个相同的画面，背景一成不变。在这一成不变的背景下，一张张面孔衰老了，皱纹加深了，死亡来临了，但什么也没有改变。那栋老屋总是静悄悄的，毫无生气。在它的屋顶下，有过两种执着于一念的狂热，它们互不理解，支撑着两个相同而又陌生的人。而有一天，一切都完结了，爱情和等待全完结了，一切都枉然，一切都徒劳。我们的女主人公像个幽灵一样生活着。她甚至不再力求摆脱她已故父亲的阴影，她眼睛里不时流露出她父亲的目光，声音显得像她父亲的声音，遇到事情时装出她父亲若无其事的样子说：“这事儿再说吧。”她的人生归于静止，归于厌弃。“她脸色苍白，显得平静而从容，声音温柔而深沉，言谈动作简单……她像过去那个可怜巴巴的欧也妮·葛朗台一样生活着。”巴尔扎克的不少作品都是这样结尾的：只剩下一个痴呆呆的修女，一张绝望而终于平静了的面孔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小说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仍属于《人间喜剧》系列，尽管它不尽符合这个系列的主旨。

罗国林

献给玛丽亚

你的肖像是本书最美的点缀。但愿你的芳名在这里像经过祝福的黄杨枝，虽不知采自哪棵树，但肯定已被宗教圣化，永远翠绿，庇护家宅。

——巴尔扎克

外省某些城市里总有一些房屋，看上去像阴森幽暗的修道院，一派荒凉的旷野，或满目疮痍的废墟，给心境平添几分悲凉。或许，修道院的死寂、旷野的苍茫和废墟的破败，这类房屋都有一点吧。里面的生活起居无声无息，要不是街上一阵陌生的脚步声，引得窗口突然探出一张僧侣般呆滞的面孔，用黯淡无神的目光向外打量一眼，外来人还以为那是没人居住的空屋呢。索莫城里有栋住宅，外观就有这些凄凉的成分。它坐落在一条高低不平的街道尽头，那条街直通城里高处的古堡，如今已不大有人过往了。尽管夏天热，冬天冷，有些地方还挺阴暗，却还不乏特色：鹅卵石铺的路面，总是干爽清洁，回声清脆，街面狭窄又弯弯曲曲，而且它那些蜷伏在城根边的房屋，有着老城区那份宁静。三百余年的古宅，虽是木头结构，尚还坚固，而且不拘一格，十分别致，使得尚古思幽者和艺术家们，常在索莫老城这一带驻足流连。不管谁经过这些房屋前面，都不能不欣赏那些粗大的梁木，两头雕刻有稀奇古怪的图案，在大多数房屋的底层上面，形成一溜黑色的浮雕。这座房屋的横木上盖着青石板，单薄的墙上便现出条条蓝线，木结构的屋顶已被岁月压弯，椽子禁不住日晒雨淋，早已朽烂翘曲。那座房屋的窗台已显得破旧发黑，上面精致的雕刻模糊难辨，又仿佛太单薄，穷苦的女工用土黄色的瓦盆栽了几棵石竹和月季搁在上面，都承受不住了。再往前去，有几家大门上钉有粗大的钉子，祖先们展示才华，在钉头上刻了一些象形文字，究竟代表什么意义，却永远没人搞得清。或者是一位新教徒表示信仰的符号，或者是神圣联盟^①成员诅咒亨利四世的咒符。某个中产阶级人士在大门上刻有家徽，表示被人遗忘的祖辈是“贵族头面人物”，当过市政官员的，意在

① 神圣联盟：16世纪法国的天主教联盟。

光耀门楣。从这一切中间可以看到整部法兰西的历史。有一幢房屋已摇摇欲坠，但灰泥抹的外墙还是留下了能工巧匠高超手艺的痕迹。隔壁是一座贵族宅第，石砌的拱形门楣上，祖传的纹章尚依稀可辨，但经过 1789 年以来震撼全国的历次革命的冲击，已经残破不堪。这条街上，做买卖的底层既不是小店铺，也不是货栈，熟悉中世纪习俗的人，会发现这里的情形像我们上辈的缝纫工厂一样简陋朴素。低矮的店堂，没有铺面，没有陈列样品的货架，也没有橱窗，可是进深很大，黑黢黢的，里里外外没有一点装潢。大门分成实板的上下两截，粗糙地包上铁皮，上半截往里拉开，下半截有弹簧门铃，不断有人推进推出。这地窖般潮湿的店堂，全靠大门的上半截，或者拱形门楣、天花板和矮栏墙之间的空当，透进空气和光线。矮栏墙上面，装有结实的排门板，清晨卸落，夜晚装上，还有铁杠拴牢。那矮栏墙用于陈列本店的样品。这里也没有任何招徕顾客的玩意儿。样品的种类要看铺子是做哪类生意，或者摆两三桶盐和鳕鱼，或者摆几捆帆布和绳索，楼板的桁条上挂着黄铜丝，墙根放一排桶箍，或者柜台上摆几匹布。进去看看？一个白白净净、青春靓丽的姑娘，围着白围巾，露出白里透红的手臂，立刻放下手里的针织活儿，喊她的父母出来招呼客人。按照你的意愿，或许两个铜板的买卖，或许两万法郎的生意，那店主对你或冷淡，或殷勤，或不正眼儿瞧你，全凭他的脾性。你看见一个做酒桶板材质生意的商人，不停地转动着大拇指，坐在门口与隔壁店主聊天。表面看去，他只有做酒瓶架的劣质木板，两三捆板条，但码头上他的木材场堆着满满的木料，足可供应安茹地区所有箍桶商。他知道，如果葡萄丰收，他能卖掉多少桶板，估计的误差不会超过两块。一天艳阳可叫他发财，一场苦雨可令他破产；板材的市价，一个上午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。这一带像都兰地区一样，市面行情取决于天气的变化。葡萄园主、庄园主、木材商、箍桶匠、客栈老板、船行老大，大家都眼巴巴盼望晴天，晚上睡觉，唯恐明早起来听说夜里上了冻。他们怕雨，怕风，怕天旱，只盼天遂人愿，适时降雨、送晴暖、播云彩。天公与尘世利益之间，争斗永远不会间断。晴雨表叫人忽而愁容满面，忽而喜上眉梢，忽而笑逐颜开。这条街，这条索莫城从前的大

街，从头到尾，家家户户口里说着：“啊，好一个金子般的天气！”心里则打着算盘。邻居们都相互说：“天上落金路易啦。”因为他们都知道，一阵阳光、一场时雨，会带来多少利益。晴好的季节，星期六才到中午，你就休想在这些诚实的店主铺子里买到一个铜板的東西了。每家都有一片葡萄园，一方园地，要到乡下去忙活两天。这里，买进、卖出、利润，一切都在预先的算计之中；生意人每天十二小时有十小时在笑嘻嘻地打哈哈，察言观色，飞短流长，不断打探商情。谁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，邻居肯定要问她丈夫，那竹鸡是否炖得恰到好处。谁家的闺女往窗外探一下头，绝对逃不过一帮帮闲人的眼睛。所以讲，这里的良心都是露天的，就连那些深不可窥、黑乎乎、静悄悄的家宅，也藏不住秘密。生活几乎总在露天过。家家户户都坐在大门口，在那里吃中饭，吃晚饭，吵架拌嘴。打街上经过的人，没有一个不被评头品足。从前，一个外地人来到一座外省城市，每经过一家门口都要受到嘲笑。许多令人捧腹的故事，就是这么来的；擅长于市井笑谈的昂热人“多嘴多舌”的雅号，也是这么来的。这座古城的旧公馆，过去给当地乡绅们住的，全位于这条街的高头。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，就发生在这样一座凄凉的旧宅里。这些旧宅是世道人心还朴实的年代的遗物，而如今在法兰西，这种淳朴民风是日渐式微了。沿着这条古色古香的街道，拐弯抹角地走去，每一个小小的坎坷都唤起思古之幽情，整个氛围让人禁不住浮想联翩。你会发现一个相当幽暗的凹处，这凹处的中央，就隐藏着葛朗台先生公馆的大门。在外省，“公馆”这两个字的分量，不了解葛朗台先生的身世，你是掂量不出来的。

葛朗台先生在索莫城享有声望，其中的前因后果，没怎么在外省生活过的人，是没法完全明了的。葛朗台先生，还有些人称他葛朗台老爹，只不过这样称呼他的人都老了，人数也眼见着日益减少。他在1789年那会儿，是一个家道颇殷实的箍桶匠，识字断文，能写会算。法兰西共和国在索莫地区拍卖教会财产那年月，箍桶匠正当不惑之年，刚娶了一位板材富商的千金为妻。葛朗台拿了自己所有的现款和妻子的陪嫁，凑成两千金路易，直奔县府。将岳父给的四百金路易，往监

督国有地产拍卖的那位粗暴的官员手里一送，就以极便宜的价格，虽不正当但却合法地买到了区里最好的几片葡萄园、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成制租田。索莫城的居民本来就不怎么革命，在他们眼里，葛朗台老爹成了一个果敢的人，共和党，爱国派，热衷于新思潮的人，其实箍桶匠热衷的只是葡萄园。他被任命为索莫县政府的成员，他的温和做法，在政治上和商业方面，都对当地产生了显著的影响。政治上，他庇护前贵族，全力阻止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；商业方面，他向共和军供应一两千桶白酒，获得的回报，是某修道院一块肥沃的草场，原本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产业，划到了他的名下。执政府时期^①，和事佬葛朗台当上了市长。他施政有方，葡萄园经营得更好。到了帝国时期，他成了白丁葛朗台先生。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，有戴过红帽子嫌疑的葛朗台被免职，取代他的是一位大地主，此人有贵族身份，后来被封为第一帝国的男爵。丢掉了风光的市长职位，葛朗台毫不惋惜。他在任内以造福桑梓的名义，修了几条出色的路，直达他的田庄。他的房产和田产在丈量登记时得到很大优惠，所以只缴轻微的税。自从他各处的田庄登记之后，靠坚持不懈的悉心经营，他的葡萄园成了当地的“尖子园”。这个专门的形容词是指那些能生产极品佳酿的葡萄园。他简直配得到荣誉勋位勋章。突变发生在1806年，其时葛朗台先生五十七岁，他妻子约三十六岁。他的独生女儿，即他们夫妻合法的爱情结晶，刚满十岁。大概上天见葛朗台丢了官，动了恻隐之心，想安慰一下他吧，这一年他连续得了三笔遗产。先是他丈母娘即拉贝特利埃之女拉戈迪尼埃太太的，然后是他太太的外公、年迈的拉贝特利埃先生的，最后是他自己的外婆让·蒂叶太太的。三笔遗产数额多大，无人知晓，三位老人生前都爱钱如命，长期积攒金银，为的是私下里摩挲把玩。拉贝特利埃老先生把拿钱去放债称为挥霍，觉得把玩金银比放债获利更来得实惠。所以他们的积蓄究竟有多少，索莫城的人只能根据他们的不动产所得收益进行估算。于是，葛朗台先生获得了新贵的头衔，这是我们所酷爱的平等永远不会抹杀的。他成了本地区的

① 执政府时期：执政府产生于1799年的雾月政变，取代督政府，一直到1804年。

“纳税首户”。他经营的葡萄园有一百阿尔邦^①，遇上丰年，可产葡萄酒七八百桶。他还有十三处分成制租田和一座老修道院。为了省钱，他把修道院的窗子、拱券和彩绘大玻璃窗统统用砖砌死，这还有利于这座建筑物的保养。此外他还拥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草场，1793年在上面所种的三千株白杨，正一年年长大。最后，他现在所住的房子也是自己的产业。这些都是他公开的财产。至于他手头资金的数额，只有两个人知道个大概：一个是公证人克吕绍，替葛朗台放债的；另一个是索莫城最富有的银行家格拉珊，葛朗台审时度势，暗中从他那里分红利。老克吕绍和格拉珊尽管行事诡秘，守口如瓶——在外省这是赢得信任和发财致富的敲门砖——但对葛朗台仍免不了当众毕恭毕敬，阿谀奉承。从他们的这种态度，旁观者就可揣测前任市长必定财力雄厚。索莫城里，无人不相信葛朗台家里有一个金库，一个堆满金路易的密窟。传说他半夜三更必去欣赏那一大堆金子，快乐得难以形容。一般爱财如命的人都确信这绝非虚传，因为他们发现这老家伙的一双眼睛黄灿灿的，仿佛染上了黄金的光泽。凡是靠滚利赚大钱的人，像色鬼、赌徒、溜须钻营之辈，眼神里定会流露出难以捉摸的习性，躲躲闪闪，贪得无厌，鬼鬼祟祟，绝对躲不过同道的眼力。在金钱迷住心窍的人眼里，这种无声的语言无异于帮会里的切口。葛朗台先生得到人们敬重，那是因为他这个人从来不欠任何人任何情分。而作为老箍桶匠和老葡萄园主，要为自己一年的收成准备一千个桶还是五百个桶，他像天文学家一样计算准确；投机事业从来没有失手过，酒桶的市价比酒贵的时候，他总是有酒桶出售，还会把酒藏起来，等到每桶涨到两百法郎再抛售，而一般小地主每桶一百法郎就销售一空了。1811年少有的好收成，他明智地攥住不放，慢慢地卖出去，结果赚了二十四万法郎。讲起理财的本领，葛朗台先生像猛虎，像巨蟒，善于躺着，蹲着，久久地打量着猎物，然后猛扑上去，张开血盆大口般的钱袋子，往里面装金路易，接着就安安静静地躺着不动了，像吞食饱

① 阿尔邦：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，按地域不同，一阿尔邦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，而一公亩为一百平方米。

了的蛇，不动声色，沉着冷静，有条不紊地消化着食物。凡是看见他从自己面前经过的人，无不产生仰慕、尊敬而又惧怕的感情。索莫城的每个人，有谁没尝过被他的铁爪子利索地抓破的滋味？某人要买地，通过克吕绍先生来贷款，利息高达百分之十一；又有人拿了期票，到格拉珊那里去贴现，要扣除一笔惊人的利息。在索莫城里，市场上或夜晚街头巷尾的闲聊中，没有哪一天不提葛朗台先生的大名。在有些人心目中，这个老葡萄园主的万贯家财，堪称梓里的骄傲。不止一个生意人或客栈老板不无自豪地对外来客说：“先生，上百万家产的在我们这里有两三家，可是葛朗台先生呢，究竟有多少财产连他自己也搞不清！”1816年，索莫城里最会算账的人估计，这老家伙仅地产就值四百万，而从1793年到1817年，他靠地产所得收益，平均每年不下十万法郎。由此推算，他所拥有的现金的数额，大抵与不动产的总值相当。所以，每当打完一局牌，又聊一会儿葡萄什么的，大家扯来扯去扯到葛朗台头上，好卖弄的人就会说：“葛朗台老爹吗？……葛朗台老爹的家产该有五六百万吧。”这话要是给克吕绍或格拉珊听到了，他们就会搭腔道：“你那脑瓜子真比我灵，这总数我从来都没摸透呢！”如果巴黎来的一个什么人提起罗思柴尔德或拉菲特那样的大银行家，索莫城的人就会问，他们是否像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？要是那巴黎人不屑地付之一笑，回答说是的，他们便大眼瞪小眼，不相信地摇着头。如此巨额的财富给此公的一切行为披上了一件金子的外衣。即使当初他生活中有些怪异，表现遭到过嘲笑讥讽，这嘲笑和讥讽也早被淡忘了。葛朗台先生的一举一动，都具有铁定的权威。他的言辞、衣着、举手投足乃至眨眼睛，都成了当地的金科玉律。人人都研究葛朗台，像博物学家们研究动物本能的影响一样，竟至从他最微小的动作，悟出奥秘无穷、不可言传的智慧。譬如有人说：“今年冬天一定苦寒，瞧葛朗台老爹都戴皮手套了，咱们该摘葡萄啦。”或者说：“葛朗台老爹买进了许多做桶的橡木板，今年的酒一定高产。”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，不买面包。他的佃户们每星期都给他送来足够的食物：阉鸡、母鸡、鸡蛋、黄油、麦子，等等，都是抵租的。他有一座磨坊租给人家，租户除缴租金之外，还要来他家拿一定数量的麦子去磨，磨好了再把

面粉麸皮给送回来。他家唯一的老妈子，叫作长婆娜依的，虽然上了年纪，每到周末还得做全家食用的面包。葛朗台与租种菜园子的菜农说好，由他们供应他家的蔬菜。至于水果，他自家果园里产很多，大部分还得拉到市场上去卖。取暖用的柴火，是从树篱里砍的，或者把地边朽了一半的老树伐倒，由佃户们锯成一段一段，装上大车，运进城，殷勤地搬进他家柴房里码好，讨声谢谢。人们所知道的他家的开销，无非是圣餐费、他太太和女儿的服饰费，以及教堂里座位的租金、家里的灯烛费、长婆娜依的工钱、炊锅镀锡费、纳税、修缮房屋和各项经营费用。新近他又买了六百阿尔邦树林，托一位街坊的护林人看护，答应给他一点补贴。自从买了这片树林之后，他才吃上野味。此公言谈简朴，说话不多，发表意见时声音柔和，句子简短，好用格言。葛朗台在大革命年代开始变得引人注目，自那时候起，这老家伙每逢需要长篇大论，或者需要与人家讨论什么问题时，便立刻变得结结巴巴，使人听起来吃力厌烦。这种口齿不清，语无伦次，连篇废话，思路凌乱，毫无逻辑，人家以为是缺乏教育所致，其实是装出来的。后面的故事中某些情节，就足以说明这一点。另外，凡是生活上和生意上遇到要处理和解决的难题，他总是搬出像代数公式一样固定不变的四句口诀：“不知道，没办法，不行，再说吧。”他从来不说“是”或者“不是”，也从来不落下白纸黑字。你要和他说话，他冷冷地听着，右手托着下巴颏儿，胳膊肘儿支在左手背上，而且无论什么事情，一旦拿定主意，就不回头。任何一桩小生意，他都要盘算很久。经过一番巧妙的对谈，他就把对方的底细摸了个透，对方还以为没对他露半点口风。而临了他却说：“这事儿还拍不了板，我得跟我太太商量一下。”他太太被他压得成了不折不扣的奴隶，在生意上却给他充当称心如意的挡风墙。他从来不上别人家，不吃请也不请客，凡事从不张扬，似乎什么都求节省，包括动作。一贯尊重所有权，所以绝不乱动人家的东西。不过，尽管他声音柔和，态度谨慎，然而箍桶匠的言谈和习惯还是会有所流露，尤其是在家里，不像在别的地方有那样多顾忌的时候。体格方面，葛朗台身高五尺，矮壮，横阔，腿肚子有一尺粗，膝关节鼓凸；肩膀宽阔，脸圆，黝黑，布满麻点，下巴笔直，嘴唇没